

女性富有之谜

(美) 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 著
张 焕 杨运芳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女性富有之谜

〔美〕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 著

张 焕 杨运芳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女性富有之谜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46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5 字数: 707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7,000册

ISBN7-5378-0073-1/I·71

定价: 7.90元

作者简介

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德出生于英国利兹。十六岁时，她在《约克郡晚报》当记者；二十岁时，在伦敦的《妇女天地》杂志社当时装编辑。她曾在舰队街的好几家报社，其中包括《晚间新闻》当过撰稿人，后移居纽约。她现在生活在纽约，并为《洛杉矶时报》组织的一百五十家美国报刊的辛迪加一个内部设计专栏撰写文章。《女性富有之谜》是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德的处女作。她的第二部小说是《心声》。1984年她又创作出版了《女性富有之谜》的续集《永不消逝的梦》。

BA384/06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散文体记叙小说。

该书以本世纪初至六十年代末为背景，以英国的一个贵族庄园费尔利一家祖孙三代对佣人哈特一家三代女子的追求和相爱为主线，集中描写了一个女强人——埃玛的发达史。她出身贫寒，备受凌辱，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亨。

《女性富有之谜》是著名美国作家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德的代表作。1985年曾以《一个真正的女人》为书名，在美、英、德、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同时出版发行，一举成为世界畅销书。作家以特有的细腻笔风，描绘了埃玛一生的坎坷经历。特别是她那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开拓精神，被称为“英国的阿信”。

目 录

第一卷	峡谷	1968·····	(1)
第二卷	深渊	1904—1905·····	(98)
第三卷	斜坡	1905—1910·····	(469)
第四卷	高原	1914—1917·····	(668)
第五卷	顶峰	1918—1950·····	(765)
第六卷	峡谷	1968·····	(993)

第 一 卷

峡 谷 1968

他在峡谷中艰难地行走，为自己的力量而
感到欣慰：他继续去迎接披甲的武士。

——约伯^①

—

埃玛·哈特探着身子向窗外眺望。这是一架利尔喷气式飞机，归私人所有，是美国悉得克斯石油公司的财产。飞机穿过雾霭缭绕的积云，一直稳稳地向上爬行。此刻，飞机穿过一片蔚蓝的天空。如洗的碧空几乎让她睁不开眼睛，一时间，这种黎明时的光线照得她眼花缭乱。她连忙从窗口回过头来，把头靠在座位上，闭上了双眼。刹那间，那种鲜明耀眼的蓝色一下子聚积在了她的眼前，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一种强烈而意外的怀旧感陡然袭上她的心头，使她大为震惊。她心里思忖道：这是在彭尼斯通罗亚尔楼上大厅内壁炉上方悬挂的特纳油画上的天空，这是春天的约克郡^②当春风

① 《圣经》中的人物，以忍耐劳著称。——译者

② 英国的一个郡。——译者

把雾气从高沼地上驱散后的天空。

当她愉快地想到彭尼斯通罗亚尔的时候，她的嘴巴周围出现了一丝淡淡的笑意，嘴唇上柔和的曲线微微向上挑起。她总觉得，这幢巨大的楼房从荒凉的高沼地上拔地而起，是凭借着自然的力量，由某个万能的建筑师设计而建造起来的，而不是由凡人所设计建造。在这个暴烈的行星上，这里是一个无限宁静的地方。在这里，她可以找到安宁、欣慰，感到心旷神怡。这里是她的家。她这次离家在外的时间太长了，差不多有六个星期，对她来说，这的确算得上是一次长期在外了。但是，下星期她就要回伦敦，本月末就可以到北方的彭尼斯通罗亚尔去了。到她宁静的地方去，到她的花园中去，和她的孙子们相处在一起。

想到这里，她感到无穷的愉快。她在座位上放松下来，过去几天里产生的紧张心情渐渐平静了，最后坦然无事了。前几天，在悉得克斯公司的奥迪萨总部董事会会议上不断出现的激烈斗争，使埃玛从骨子里感到腻味。相对而言，她在纽约的公司办公室就较为平静。离开得克萨斯^①，回到那宁静的环境之中，她感到极为轻松。这并不是说她不喜歡得克萨斯，事实上，当她在这里看到类似于她的故乡约克郡那种盘根错节的势力时，她总是对这个庞大的州抱有一种极大的好感。然而，这次旅行的确把她累坏了。她悲哀地想到：我太老了，不适合坐飞机闲逛了。接着，她又打消了这种不应有的念头。这是不诚实的，她对自己决没有过不诚实的时候。在漫长的岁月中，诚实为她节省了大量的时光。还有，

① 美国的一个州。——译者

说句心里话，她并不觉得自己老了，只是偶尔感到有点儿累罢了，尤其是当她被傻瓜们气恼的时候。悉得克斯公司的总裁哈利·马里奥特是个傻瓜，象所有的傻瓜一样，具有内在的危险。

埃玛睁开眼睛，心烦地坐直了身子，她的思绪又回到了生意上。每当她开始考虑她那庞大的企业时，她就会不觉得劳累，也不觉得困乏，象迷住了心窍，而这种考虑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头脑。她直起背，叠起腿。这是她惯用的一种姿势，一种克制与庄严的姿势。她傲慢地仰起头，这是她通常所具有的神态。绿色的眼睛里充满着巨大的力量。她抬起一只小而有力的手，下意识地抹了抹她的满头银发。实际上，这是多余的动作，因为头发象平常一样整洁。她的装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身穿一套朴素而雅致的深灰色精纺毛料衣裙，脖子上挂着无与伦比的乳白色珠子，衣裙的肩膀处别着漂亮的绿宝石饰针，而这些珠子和饰针使她那严肃的面庞得以柔和。她瞟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外孙女，她正在为下周在纽约的生意之事埋头写着什么。今天早上，她看上去消瘦了。埃玛心想，我逼她逼得太狠了。埃玛顿时感到一阵内疚，这种心情平常是很少有的；但是，她马上又十分厌烦地摆脱了这种心情。她年轻，能够承受得了。这是她所能够接受的最好培训。埃玛感到自己心安理得之后，说道：“请你让那个英俊的年轻乘务员弄一些咖啡来，保拉。他是叫约翰吧？今天早上我实在太需要它了。”

姑娘抬起头来。她虽然不是公认的那么美，但是，她朝气蓬勃的样子，却给人留下一一种美的印象。她那清秀的外貌更增强了这种效果。她留着乌黑光滑的短发，额头上面长成

V形的头发清晰、明快，就好象是从灰色光亮的大理石上雕刻下来的一样。那张有点儿消瘦、颧骨高高、额头宽宽的面庞，看上去既机灵又富于表情，下巴上有一种埃玛所具有的那种果断。不过，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她那两只眼睛，它们大而聪明，是矢车菊那样的蓝色，蓝得是那么深，几乎成了紫罗兰。

向外祖母笑了笑，她说：“当然可以，外婆。我自己也想喝一些。”她离开座位，那优美而苗条的身躯向前移去。埃玛自言自语道：她太单薄了，单薄得都要让我不喜欢了！不过，她一直是这个样子。我想她这是天生的。孩子的时候，她就象一匹细长腿的小马驹，现在长成一匹赛马了。埃玛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充满爱与自豪感的表情。当她注视着姑娘的背影时，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柔情。这是她最疼爱的姑娘，是埃玛最疼爱的女儿戴茜的孩子。

埃玛的大部分理想和希望都寄托在保拉身上了。甚至当她还只是一个小孩儿的时候，她就被外祖母所吸引，而且她还被家庭的生意所好奇地吸引着。使她最为激动的是，和埃玛一同到办公室，坐在那里看她外祖母办公。当她还只有十几岁时，就对复杂的运筹之事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理解。这使得埃玛大为吃惊，因为她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曾经对她的生意显露过这样的才能。埃玛心中暗暗高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她怀着惊慌不安的心情观察着，等待着，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拉初期的那种热情会减弱。结果表明，那种热情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还增强了。当保拉十六岁时，她放弃了去瑞士一所进修学校学习的机会，立刻在她外祖母手下干了起来。在这些年里，埃玛无情地驱使着保拉，对待保拉

比对待其他雇员还要苛刻，还要严格。在管理哈特企业的各个方面，她不辞辛劳地教导着保拉。现在，保拉二十三岁了，是那么聪明能干。与她同年龄的大多数姑娘相比，保拉都显得更加成熟。最近，埃玛把她放到了哈特企业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位置上，让保拉当了她的私人助理。这使在哈特企业管理机构内工作的埃玛的大儿子基特感到十分茫然，又十分恼火。作为埃玛的得力助手，保拉参与了公司的和私人生意上的大部分事情。当埃玛认为合适时，在有关家庭问题的事情上，保拉也成了她的知己。基特认为这种状况简直令人难以容忍。

姑娘格格地笑着，从飞机的厨房里折了回来。当她坐回座位上后，说道：“他已经给您泡茶了，外婆。我猜想，他一定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英国人就知道喝茶。可是，我对他说，我们喜欢喝咖啡。您说是吗？”

埃玛心不在焉地点头，忙着考虑自己的事情。“我是喜欢喝咖啡，亲爱的。”她转向身边座位上放着的公文包，从中拿出眼镜和一沓卷宗。她将其中一份递给保拉，说：

“请看看为纽约商场准备的这些数字。我很愿意听听你的看法。我相信我们就要向前迈出一大步了，要赢利了！”

保拉警觉地望着她。“这可比您预想的要快啊，是不是？不过，您的改组之举是非常果断的。到目前为止是应该受益了。”保拉饶有兴致地打开卷宗，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数字。在查看资金平衡表上，她具有埃玛的那种才能，看得既快又善于发现问题，赢与亏，几乎入眼便知。象她外祖母一样，她在做生意上的敏感是令人生畏的。

埃玛戴上她那副角质框架的眼镜，拿起有关悉得克斯石

油公司的一大厚本蓝色卷宗。当她飞快地浏览着那些文件时，眼睛里闪动着满意的神色。她赢了。经过三年激烈而巧妙的斗争，终于撤销了哈利·马里奥特的悉得克斯公司总裁的职务，被踢到楼上当董事会主席去了。

好多年前，埃玛就看出了马里奥特的缺点。她知道，如果他不单纯是腐败的话，那么，他毫无疑问是一个苛求的伪君子，做假成了他的第二种本性。这些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只会使他的这些特点有所增强；因此，现在不可能再用任何理智的方法去对待他了。在埃玛看来，他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他失去了他一度曾有过的一丁点儿远见，因此，他自然不能理解迅速变化的国际商情的实质。

当她在文件上做着供将来参考的记号时，她希望在悉得克斯公司不再有恶意的对峙。昨天，哈利的莽撞行为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怀着十分惊讶的心情，看着他把自己推到一个毫无退路的角落里。这在埃玛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请求她看在他们四十多年友谊的份上再宽容他一次。他举止慌乱，无能为力，不知所措，在他的对手面前，成了一个胡说八道的白痴。在所有的对手中，埃玛是最难对付的。她对他的辩解完全保持沉默。她无情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毫不宽容的神色。她胜利了，是在董事会的人全力支持下获胜的。哈利下台了。一个新人，她的人，来接替哈利的位置，悉得克斯石油公司便安全无虞了。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感到欢乐，因为在她看来，一个男人的倒台是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埃玛对这些有条不紊的文件感到满意。她把卷宗和眼镜放进公文包里，把背靠在座位上，慢慢地呷着咖啡。过了一会儿，她对保拉说：“既然你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悉得克斯公

司的会议了，你认为短期内你能独自去对付吗？”

保拉从资金平衡表上抬起头，脸上掠过一种吃惊的表情。“您不会把我单独派到那里去的！”她说，“如果那样做，就等于把一只小羊羔往虎口里送。您现在还不会对我那么做。”当她注视着外祖母时，她知道外祖母脸上那种熟悉的费解表情意味着什么，那是掩盖外祖母无情的决心的面具。天哪，她真的有那种意思？保拉想到这里，心不由得往下一沉。“您不是当真吧，外祖母？”

“我当然是当真啦！”埃玛的脸上掠过一丝生气的表情。她对姑娘这种意外而明显的胆怯感到惊讶。对于保拉来说，她已习惯了高阶层间的交涉，而且常常表现出惊人的胆识。

“我什么时候说话没算过数？这你比我更清楚，保拉。”她严厉地说。

保拉默不做声了。就在这沉默的一瞬间，埃玛意识到了她的紧张心情，看到了她脸上的吃惊表情。埃玛心想：她害怕了吗？当然不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害怕过。她不会变得象其他人那样，是吧？这种令人寒心的可能性象刀子似地刺进了埃玛敏感的脑子里，是那么不可接受，她拒绝去想它。然后她断定，保拉是被那次会议搅乱了心，也许她内心的情形比流露出来的还要严重。然而，那次会议并没有搅乱埃玛的心，而是激怒了她，因为她发现那是不必要的流血，是在浪费宝贵的时光；因此，更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她以前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在她的一生中，她亲眼看到过对权势的贪婪追求者，她能够轻而易举地对付这种局面。就她所具有的力量而言，她具备有平心静气地对付这种局面的本领。保拉告诫自己，一定能学会这么做的。

她面部的表情依旧是那么严肃，说话的声音却温和了。
“不过，除非到了你知道你能够成功地处理公司的事务时，我才会派你去，正如我已经知道的那样；不然，我不会派你单独去悉得克斯的。”

保拉仍然用细长的双手抓着卷宗。她放下卷宗，把背靠在座位上。她恢复了平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外祖母，平静地说：“您怎么会想到，他们会象听您的一样来听我的？我知道董事会的人对我是怎么想的。他们把我看作是一个富有权势的女人给宠坏的、娇生惯养的外孙女。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没有头脑、愚蠢、无知的美人儿而不予理睬。他们不会象尊敬您那样来尊敬我，也就没有理由要他们这样做，我不是您。”

埃玛的嘴角动了动，隐藏着觉得十分有趣的微笑，意识到她是伤了自尊心，而不是害怕。“对，我知道他们是如何看你的。”她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说，“同时，我们俩都知道他们是多么荒谬。我的确看得出他们的态度激怒了你，亲爱的。我还知道，让你去纠正他们对你的看法是多么容易。但是，我很想知道，保拉，你愿意那么做吗？”

她困惑地看着外祖母，眼睛里闪动着精明的目光。见姑娘没有回答，她继续说：“被男人瞧不起，是我一生中不得不承受的最大不幸之一。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它尤其让我恼火。然而，它同时也是一种有利因素，我学会了充分利用它。这一点我可以让你相信。你知道，保拉，当男人认为他们是在对付一个愚蠢的或头脑简单的女人时，他们自然就放松了警惕，从而变得粗心大意，有时甚至根本不在乎。不知不觉中，他们常常就把优势奉送给你了。”

“对，可是……”

“不存在什么‘可是’，保拉。你不是低估了我吧？你打心眼里认为我会让你去面临危险的境地吗？”她摇摇头笑了。“我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大，亲爱的。我对你一直很放心，比对除去你母亲外我自己的任何孩子都放心得多。当然，你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您对我这么信任，我十分感激，外婆。”保拉从容地说，“可是，我真的发现，很难去有效地对付那些不把我放在眼里的人。悉得克斯董事会的人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一种倔强的神色使她眼睛里的光线黯淡了，她的嘴巴紧紧地闭成了一条线，无意之中，她成了她外祖母的一个复制品。

“你知道，你真的让我吃惊。你具有巨大的自信心，从你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起，你就对付过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们。从前，你任何时候也没有惊慌过。”埃玛深深地叹了口气，“难道我没有无数次地告诉过你，在做生意问题上，人们对你的看法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你就是这么想的。”

“是嘛！”保拉叫了起来，“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您那种勤奋工作的精力以及您工作中的经验。”

埃玛的脸沉了下来。“有，你有。此外，你还具有我从来没有过的教育上的所有优势。因此，别再让我听到你这么否定自己了！我承认你缺乏经验，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你在一天天地获取更多的经验。我实话告诉你，保拉，明天把你单独派回到悉得克斯去，我是不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会很好地对待自己。说到底，你毕竟是我教育出来

的，是我训练出来的。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一个你自己的复制品，但复制品永远没有原品那么好，保拉心里想。但是，她嘴里却说道：“请不要生气，外婆。”她说话的声音很柔和。“您干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可是，我不是您。这一点董事会的人是清楚的。这肯定要影响到他们对我的态度！”

“你听我说！”埃玛将身子向前探去，在打着皱褶的眼睑下面，她那眯起的双眼犹如绿色的玻璃缝隙。为了增强说话的分量，她不习惯地一字一板地说：“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当你代表我走进悉得克斯公司的时候，你是身上带着他们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到那里去的。那就是权力！无论他们认为你有多大的能力，权力却是他们所不能忽视的。我死后，等你接替我的那一天，你将是母亲的代表，她将成为悉得克斯独一无二的大股东。有了她的代理权，你将控制那个拥有好几百万美元公司的优先股的百分之二十五、普通股的百分之十五。”她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保拉，然后继续说：“这不是一般的权力，保拉，这是巨大的权力。垄断在一个人手中时更是如此。这一点你永远不要忘记。相信我，当摊牌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忘记的。昨天他们就没有忘记。不管他们从未有过的行为举止让你多么不安，但他们不能忽视我和我的主张！”埃玛把背靠在座位上，眼睛却凝视着保拉，面部毫无表情。

姑娘象往常那样倾听着她外祖母的话，紧张不安的心理渐渐消失了；因为她的确有那种勇气和精神，也具有埃玛那种刚毅的品格。然而，正如埃玛所怀疑的那样，悉得克斯

公司的勾心斗角的确骇人听闻。当她凝视着她的外祖母，仔细回味着她外祖母的话时，她意识到外祖母如同昨天一样令人惊叹不已。埃玛如今已经七十八岁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太婆，然而，她丝毫没有上年纪人的那种懦弱，也没有失去其魅力。她周身充满了活力，完全能够自我控制。保拉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她外祖母在悉得克斯的表演，对她常胜的力量感到叹服，然而，最使她钦佩的是，她外祖母在惊人的压力和敌对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刚直不阿精神。此时，保拉怀着冷静慎重的客观心理思忖到：不知自己是否有这种坚强的意志，是否有她外祖母操纵那帮人时所具有的机智、冰冷和顽强作风。她拿不准。可是，当她领悟到她外祖母话语中的真理时，那些使人烦恼的疑云在她心头消散了。最后，她的雄心壮志从根本上扫除了胆小的残余。

她怀着复苏了的信心说：“毫无疑问，您的话是对的。权力是最有力的武器，很可能比金钱还要有力。我相信，这是悉得克斯董事会的人真正明白的一件事。”她停了一下，注视着她的外祖母。“我决不是害怕他们！您别这么想，外婆。当然，我必须承认，他们的确让我憎恶。我想，如果说我怕的话，那大概是怕辜负了您的期望，而不是别的。”她朝埃玛微微一笑，显得信心十足，不安的表情顿时消失一空。

埃玛将身子向前探去，拍拍她的手说：“永远不要怕失败，保拉！害怕心理使得很多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半途而废，而我连想都不去想它。当我在你这样的年纪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为失败而担心，我所考虑的就是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你要永远牢记你刚才对我说的有关权力的话。权力是最根本